

余生

黎紫书 著



方出版传媒
城出版社

永生

黎紫书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余生 / 黎紫书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7
ISBN 978-7-5360-8376-9

I. ①余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6430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杜小焯 胡百慧 陈崇正
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
装帧设计：付诗意

书 名 余生

YU SHENG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(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)

开 本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7.625 2插页

字 数 140,000字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辑

一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我在 003 | 寻人记 037 |
| 同行 006 | 今天不是周三 040 |
| 窗帘 009 | 回家 043 |
| 遗失 012 | 偷 045 |
| 新生 015 | 海鸥之舞 049 |
| 春满乾坤 018 | |
| 留守 021 | |
| 归路 025 | |
| 守望 028 | |
| 杀人者 031 | |
| 暗巷 034 | |

辑二

- 人寰 | 055
众·人 | 058
阳光淡淡 | 061
童年的最后一天 | 064
幸福时光 | 067
唇语 | 070
迁徙 | 074
大哥 | 077
两难 | 080
死了一个理发师 | 084
春日 | 087
同一个春日 | 090
一致 | 093
再一次送行 | 096
花样年华 | 099
我·待领 | 102
同居者 | 105
只应天上有 | 108
这一生 | 111
多年以后 | 115
日子 | 119

辑 三

明信片 | 125

日复一日 | 128

大师的杰作 | 131

消失的赵露 | 134

完美生活 | 137

错体 | 140

错乱 | 143

我是曾三好 | 146

命运 | 149

倒装 | 152

交易 | 155

余生 | 158

在我们干净无比的城市 | 161

那一夜我们一起离开酒吧 | 164

辑四

钥匙扣 | 171

事后烟 | 174

她·狗 | 177

胜利者 | 181

赢家 | 184

自满 | 187

镜花 | 190

送别 | 194

不觉 | 197

拖鞋 | 200

无花 | 203

旧患 | 206

宠物 | 209

耗 | 212

青花与竹刻 | 215

苍老 | 218

舍 | 221

所有 | 224

我妻 | 227

圆满 | 230

后记 / 袖珍与口袋 | 233

念
亦
生

辑

一

爸说的，当时爷爷在，爸也在。

哪里？

“这一边。”爸的手指在相片上滑过去，往左越过相片的边沿，停在约莫两厘米外，“这儿吧。摄影师的镜头再移过来一点，一点点就好，我和你爷爷都会在这相片里了。”

那可是一张历史性的图片呢，中学课本里印着它，报纸和电视上偶尔也会出现。爸说那时爷爷抱着稚龄的他挤在背后的人群里，就在这镜头的视野以外，两厘米之遥。

两厘米也就够远了，爷爷和爸爸终究没上镜，也就不会在历史课本里出现。爷爷把图片从报纸上剪下来，放到他们家的相册里，就像那也是他们家里参与过的事。这多么可惜啊。有时候他会想，要是当时镜头稍微往左移动0.1厘米

吧，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班上的同学，甚至是他的历史老师，喏，这是我爷爷，骑在他肩上的是我爸。

“说不定是入了镜的，只是后来冲洗照片时被裁掉了。”舅舅对那相片仔细研究了一番。舅舅以前在学校里是摄影学会的会员，有过几次在暗房里冲洗照片的经验，“那是没办法的事，我们有个小工具，裁照片得有个标准尺寸。”

就是这“标准”让他感到迷惑。不是尺寸的事，而是冲洗照片的人怎么在暗房里昏暗的红灯照射下做出判断，框选时凭什么决定该偏左或偏右，将哪些人从这些历史性的相片里裁汰。

“呵呵，反正被裁的总是那些边缘人啊。”舅舅伸手拨乱他的头发，阻止他再往细里想，“别傻，你爷爷和爸爸不一定真的在那里。不都是你爷爷说的吗？你爸那时才多大？根本不可能有印象。”

“谁都可以说自己在场嘛。”舅舅把他整理着的头发再拨乱一遍。在各种阻挠人思考的方法中，他最讨厌这一手了。

以后他读了一些关于摄影的书，多少懂了一点裁剪照片的原则和道理。要怎么裁、裁哪里、裁多少，其实不真有一套尺寸。若真有所谓方圆，都以照片里的“主角”为准——裁掉别人，无非是为了突出这些人。

于是他后来再看见那张相片，便总是忍不住细细端详

里头那个“主人翁”。那人站在照片左侧，脸朝左方，手里拿着纸像在宣读什么。这样的照片，专业取角不该把镜头往左边拉，尽量把背景里的群众收纳进来，好表现场面的壮观么？却是因为这人的背后站着一排当时很显赫，今已无人叫得出名字来的大人物，这照片便不得不这样拍了。

他想，当时挤身在人群里的爷爷一定不知道，自己竟不偏不倚，正好站在一张意义重大的照片的边缘，他和他肩上的孩子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人。

他是因为这缘故，后来才会迷恋上自拍的。他说他不能容忍这种事，不能让历史遗漏他，把他当作多出来的枝叶般剪除。所以我才会在许多大场合里遇见他，并且总是能一眼把他认出来。他就是那个你常常看见的人——带着像素最好的手机，背包侧旁的兜子里还插着自拍神器，在各种集会和示威活动中跑上跑下，争取在种种时机举起手机见证历史，以及那个总是站在各个大人物前面的自己。

老实说，他自拍的技术相当不错，取角更是常常出人意料。对于他要以“吾辈的历史”为题开一个摄影展，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。我真的挺喜欢那些作品。我是说，要是能少一点修图的痕迹，应该会更了不起。

同行

他向易先生借火。易先生借了。

那是在两节车厢之间，脚下晃动得特别厉害，噪声也特别大，轰隆隆轰隆隆。好在他们不需要说话，他只是看了一眼，易先生便把打火机递过去。

其实刚才在车厢里，易先生一进来，他就认出来了。好些年过去，易先生的外貌没什么变化。后来他还听见他在后头讲电话，像是对一个什么客户解说交易的细节和程序，就像以前在服务中心对乡民说话的口吻，依然声音洪亮，慢条斯理，语态声调丝毫未变。如果硬说有什么变了，也许就在于他不提公文包了，背了个计算机背包，而对于身形魁梧的易先生而言，那背包多么小巧，看着让人觉得有些儿戏。

易先生自然是认不得他的。毕竟他们没见过几次面，

而且那是很久远以前的事。他自己辞职不当记者都已经好些年了，而之前他们碰面的场合不外乎记者招待会和政党大会什么的，易先生只是个陪跑的小角色，最了不起也不过在经济大好的那几年中选过一回，当上州议员。而他一直是小报社里头跑杂差的小记者，职场上人来人往啊。

真说起来，他之前不是没碰见过别的“故人”。那些人经常在机场出没。退位多年的前房屋部长依然满头白发，过气的前贸工部长依然珠光宝气。但易先生……他把打火机还回去，两个人拈着各自的烟，分别站在通道两旁，各靠着一扇门，无所谓地看着不断流动的外头。

他记得易先生帮过他的家人做了些事，却记不起来那是什么事了。他们家坐落在他的选区，家里的老人遇事情了都爱到易先生的服务中心里嚷嚷。易先生声音大、脾气好，能做的却实在有限。他跟访过几回，不外乎看他领人通沟渠，处理巴刹^①外面堆积的垃圾，或是到印度庙那里声若洪钟地排解什么纠纷。

他不觉得易先生有什么好，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好。大概心底老觉得他虽然办事有点魄力，却不似是有志向和理想的人，甚至也没有野心，倒像是役役地给谁打工，而恰巧就服务于他向来鄙夷的政党。

那时他年轻，愤世。两届大选，他都费尽唇舌，软硬兼施地让家里老老少少不得把票投给易先生。

① 马来语“Pasar”的音译，在马来西亚被普遍使用，意为菜市场。

倒也不是针对易先生这人……

反正都过去了。他抽了一口烟，慢慢地，把它深深吸入肺腑，又缓缓地，像是巡经五脏再吐出来。没当记者以后，他对这些事再没这般热心，也不那么热血了，去年大选还因事没回去投票呢。而易先生，也就只当过一届州议员便被拉下马，他们党后来让一个律师在那选区上阵，可那些年反风大吹，他一直没中选，便连服务中心也撤了。

这些年过去，世界还是老样子。谁管易先生在通沟渠抑或在卖保险呢？他也知道报社每年招聘记者，去应征的大学毕业生数以百计，人来人往啊。要说变了的，唯有这火车，速度比过去快了，似乎很少误点了，车厢外的风景流逝得更快，根本来不及看清楚什么。

一根烟的时间，几个吞吐过去。他和易先生都不想回到座位上，便站在那儿再续了一根，或者两根、三根。那打火机在他们之间往来，他后来回报了一根香烟。奇怪的是他们两人谁都无意说话。他仍然看着外头，天光被时间卷走。车舱里的播音器响起来，他总是听不真切。可是他想，管它呢。反正他和易先生总会同时抵达，在同一个站下车。

窗帘

这窗帘是怎么回事啊？

那是在上庭的前一天，他在饭厅，看着挂在饭桌旁的窗帘。料子是不错的，虽用了好些年，可因为这窗户向北，日照不强，倒还不太陈旧，颜色仍艳着的。

这窗户挂不挂帘子，本来是不打紧的。刚搬进来时也真没想过要挂，但对窗的房子后来搬进一对年轻夫妇，真恩爱得有点过头，常常就在那窗边拥抱接吻，偶尔还光着身子乍现，快没把他与老妻吓坏，还为此担了个偷窥的罪名，当年在坊间闹了点小风波。

于是便有了这窗帘。正好平日看的报纸搞促销，让订户累积分数换礼物。他与妻在礼品册上选了这窗帘，大小合宜，现在还可以看见帘子上印着那家报社的标识和口号。从那时起，除了偶尔换洗，这窗帘常垂下，算是与对

窗人家划清界限。他以为，挂一幅窗帘也算是礼貌。非礼勿视，谁说不是。

果然那窗帘让两户人家相安无事。那对年轻夫妇前几年还来串过门，借或还点油啊盐啊什么的，算是两家交好。他后来也真的忘了之前的不愉快，偶尔跟那个在文化圈有点小名气的年轻丈夫下棋啊或谈论时事，以为彼此的印象还是不错的。

但这窗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真搞糊涂了。就去年的事，那年轻丈夫突然搞离婚，对外公开自己是同性恋，并坦言长为世俗道德与价值观所苦。事情好像闹开了，那年轻人获得广泛的支持，据说还被称为文化觉醒什么的。他没留意，搞不懂嘛。

然后是另一个年轻男子住进对窗的房子，两个男人同居起来。他当然不敢掀开那窗帘，确实有点吾不欲观之的心态。但那窗帘总是礼貌的，它跟平日没什么不同。怎么后来会收到控书，对方说他日均24小时垂下窗帘，是为歧视。

他真不明白这窗帘是怎样出卖他的，不就是老样子吗，怎么人家会嗅出歧视的味道来。还有报社在跟进呢，在对窗拍了他这边的照片，有图为证。于是坊间又有了舆论与风波。家里收到匿名信，有人痛斥他搞歧视，恫吓他再不拿下窗帘，就率众到他家门前自渎抗议。那家在窗帘上印了字号的报社派人来沟通，像要销毁证据似的，说要